

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

刘 辉

一、孔尚任与《焚余稿序》

孔尚任写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焚余稿序》，不仅《孔尚任诗文集》未收，而且各种孔尚任年谱皆未著录。此序见于康熙刊本《后圃编年稿》，《盱眙县志稿》作了转录。

《后圃编年稿》十六卷，清李崱瑞著。崱瑞，字苍存，又字篔簹斋。江苏泗州籍，世居盱眙。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其《乙丑元旦放歌》诗云，“今年乙丑令三始，我之生也廿七年。”^①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是年。此诗所记与孔尚任诗：“白发尚为口腹谋，李生三十成名久。”所言亦合。拔贡，康熙二十年省试落第。康熙二十七年赴京入国子监。康熙四十四年以乙酉科副榜出仕，先任唐县知县，后任安州知州，卒于官。父李枝芑，字莪士。贡生。工诗，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有传。弟李嶧瑞，字萧仞，康熙二十五年拔贡。历任睢宁、宿迁训导。

孔尚任是康熙二十九年二月由湖海经曲阜返回北京的，仍官国子监。李苍存是年亦在国子监，得以结识。朝夕相处，情谊甚笃。尽管其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四年曾转为户部主事，他们仍经常聚会酬唱，如康熙三十五年李苍存写有《花朝集东塘宅分得年字》诗，序云：“乙亥二月初一日，东塘邀予赋改‘花朝诗’，今转瞬一年矣，坐中诸子大半非去岁人。”^②无论《后圃编年稿》，还是《长留集》，都留有他们之间的唱和之作。可贵的是，《后

圃编年稿》系纪年诗集，凡涉孔尚任之作，皆可系年、月，这对于了解孔尚任的游踪，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而于孔尚任之诗，亦可互相参证，较为准确地理解其诗作内容，如《长留集》载有七古《后圃讲堂歌为李苍存赋》，只有读了李苍存的《后圃讲堂诗并序》之后，才能把握住此赋的丰富内涵。序云：“予舍后有隙地一区，旧为种蔬之圃。壬申十月，偶构草堂数间，额曰‘后圃讲堂’，盖将课儿姪辈读书其中也。落成未几，而予遽北游，留都下者五年，一时友人有闻而赋诗者，予未暇作也。丁丑，七年始得归理旧事，遂作此诗题于壁上，自兹以往将从事于村夫子事，不复出焉。”^④孔尚任的这首七古，就附于后，文字亦与《长留集》有异。

李嶠瑞一生著有《后圃编年稿》十卷、《续稿》十四卷、《词稿》二卷及时文《拨雾集》。^④今仅存《后圃编年稿》十六卷，为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据我所知，国内仅此一部，弥足珍贵（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尚藏有一残本）。卷一至卷六为《焚余稿》，系李嶠瑞早年诗作。所以名为《焚余稿》，其自序云：

“余年十四、五，即喜而为有韵之言，顾其时未尝学问，雕中篆刻，童子戏而已。逮十八、九，稍知声病，始有杨子云‘壮夫不为’之悔。……方摹拟诸家，时依口学舌……取所为诗悉焚弃之。于是，辛亥至庚申之诗，不下二千首，悉化而为冷烟，略无存矣。……顷者将入都，卒業太学。二、三旧好，劝付剞劂，名之曰‘焚余稿’，始辛酉秋九月，断今春三月而为止，皆焚余之作也。”沈德潜《清诗别裁》曾选《焚余稿》中诗，遗憾地是他把李嶠瑞误为李嶠端。评其诗：“工丽之作居多”，并转引王士禛的评语：“王渔洋称苍存诗文，纵横有奇气，江淮间才士。”^⑤这里又出现了错误，把王渔洋的话掐头去尾，意思也不同了。查王士禛的这段话，出自他为《续稿》所写的一篇序中，序云：“岁庚午，与李苍存遇于都下。苍存意气豪上，而笃于伦物，友朋一经合志，辄不啻性命以之。其才气不可一世，而抑郁之不得达，

则一托之于诗。都门王公大人及布衣逢掖知名之士，莫不读其诗而愿见其人。其古风长歌，尤纵横有奇气，江淮间才士莫能右其所长。”⑥王士禛对其人其诗作了较高的评价。那么，孔尚任是如何评价的呢？全序移录如下：

诗以写性情，适然为之，非为传计也。而能写其性情者，即能传其诗，迨其传也，遂成一家格，人人效之。盖自有其性情，则自有其家格。朝庙里巷，各任遭逢；劳臣思妇，不相袭取，自三百篇以降，历汉魏唐宋以迄今日，其传者无一同者也。而能使读者见当日之性情，如获自己之性情，则又无不同者。虽欲不传也，得乎其不传之诗，必不能写自己之性情，又何以感后贤之性情，固不待今日而已。泯泯矣，今人不善效古人之诗，凡见一家格，必极摹其辞采声调，逾摹逾肖，逾肖逾失，不知古人之传者，非以其辞采声调也，以其性情也。今人效古人之诗，非效其辞采声调也，亦非效其性情也，效其各写性情、不肯假人之性情以为性情也。

吾得李子苍存《焚余稿》，逢人说之，谓其不让古人，必传无疑。问者诘曰：汉乎？魏乎？唐与宋乎？余曰：古人皆无此家格，但能使读者如见作者之性情，如获自己之性情，是即自成一家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人之传者，大抵皆此类耳。余与海内商风论雅已数年，于兹投赠篇什，盈筐溢篋。求如苍存之《焚余稿》者，目中见不多人，人不多句，无怪乎三百篇以降，传人之寥寥也。

康熙辛未闕里同学弟孔尚任序

这是孔尚任一篇重要的文论。“诗写性情”，在古典文论中是个传统命题，到了明代，则赋予新的进步的内核。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李贽、屠隆及公安派都提倡主性情、反摹拟。孔尚任继踵前贤，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今人效古人

之诗，非效其辞采声调也，亦非效其性情也；效其各写性情、不肯假人之性情以为性情也。”这与刘廷玑转述他的这段诗论，旨趣相一致：“吾每劝诗人多读书，自发其所欲言，至于汉魏唐宋，当置之度外。盖诗以道性情，更无他义。苟能以己之性情，发人之性情，人即爱而读之。”^⑦在文学创作上，孔尚任的这一主张，揭示了一个普遍而又重要的规律：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都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独抒胸臆，不落格套，贵在创新。孔尚任的创作论，虽就诗而言，同样指导着他的戏曲创作。

他的名著《桃花扇》，把传奇中原有的反权奸与爱情主题，巧妙的编织在一起，匠心独运，迸发出异样光彩。爱情，是古典戏曲中大量出现过的题材，然而孔尚任笔下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却是独特的一个。不仅跳出了“才子佳人”式的窠臼，而且第一次在传奇舞台上演出了爱情是建立在共同政治信念基础上的。顿时，观众耳目一新，唱得他们心酸耳热。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孔尚任在传奇创作中，遵循自己的创作论，把古典戏曲中现实主义光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一九八四年七月

注

- ①《后圃编年稿》卷三。
- ②《后圃编年稿》卷十四。
- ③《后圃编年稿·归来续稿》。
- ④乾隆《盱眙县志》卷十九《文苑》。
- ⑤《清诗别裁》卷二十六。
- ⑥《盱眙县志稿》卷九。
- ⑦刘廷玑《长留集序》。

二、孔尚任与《莱州府志》

早就听朋友们说，中央党校图书馆善本室藏有康熙刻本《莱州府志》，系孔尚任纂修，真是空谷足音，趑然而喜。后来读到《文献》第七辑上孙伟同志的《新见康熙本〈莱州府志〉》一文，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今年盛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住进中央党校，不待说，不会坐失良机了。结果是一饱眼福，确有所获。

我渴望读到这部书，自然是与孔尚任有关。孔尚任因《桃花扇》而得名，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记得黄裳先生在《杨龙友》一文里曾提到“桃花扇热”，并且简略地勾勒出这股“桃花扇热”的历史概貌，从梁启超一直谈到六十年代对《桃花扇》的围攻。作为晚辈，抗战以前的种种，只能作历史去阅读；但是六十年代我却是亲历其境的，对孔尚任其人其作，拉拉杂杂写过一些不象样的文字，唯其不象样，究竟多少篇我也记不起了，只有两篇刻在脑子里，不能忘却。一篇是和刘世德同志合作化名刘雁霜写的《试谈孔尚任的罢官问题》，前不久还见有人撰文持有异议，当另属文再谈；一篇是由《桃花扇》里的重要人物史可法引起而写出的《应该怎样评价史可法》，异议更多，至今我还没有作答。两年前，赵景深先生、王季思老师，都又撰文评介《桃花扇》，看来，这股“桃花扇热”还要继续下去。对于《桃花扇》的思想成就以及孔尚任的罢官问题，学术界确是存在着分歧，这只有经过深入地讨论，才能有所突破。为了使讨论能够早日见到成效，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踏踏实实地看点史料，不尚空谈为好。就说孔尚任的罢官吧，既然他好端端地刚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为什么升迁不到半个月就突然罢官呢？康熙一朝的户部档案至今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究竟有谁去查阅问津呢？于是，多年来我留心搜集孔尚任散佚的诗文，希望从这里面找到新的材

料和线索，出现新的信息。《莱州府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满足了我的部分要求，它对了解孔尚任的晚年行踪和著述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材料。

人们通常读到的《莱州府志》，是乾隆五年（1740）严有禧纂修，张桐补修的八册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本实属罕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说只有一部活字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我见闻不广，康熙刻本是否只此一部，我想不会，特别是清初刻本，只要细心翻检，常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慨。

正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这部康熙刻本《莱州府志》，所以汪蔚林辑《孔尚任诗文集》附录部分《孔尚任著作目录》里只提到孔尚任纂修《平阳府志》，对《莱州府志》一笔未提。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康熙五十一年系为：孔尚任“至莱州，为知府陈谦幕僚”，并说：“孔尚任来莱州，可能是被邀来助修府志。”仅是揣测“可能”而已。看了这部《莱州府志》，方知孔尚任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助知府刘焯修《平阳府志》之后，又纂修这部《莱州府志》，纂修姓名栏一共两人，孔尚任为首：“原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孔尚任，东塘，至圣裔，山东曲阜人。特用。”次为刘以贵（沧岚），山东潍县人，原为广西思恩府武缘县知县。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载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1688），三甲第十七名。

孔尚任去莱州，是应知府陈谦（廷益）之约纂修府志，并不曾做陈之幕僚。陈谦，廩贡士出身，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任莱州知府，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之前离任。陈谦《修东莱郡志序》写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序云：“自辛卯（康熙五十年）夏檄下州县，广求文献，数月间草稿略备。适遇孔东塘先生，因与商榷，欣然任之。壬辰（康熙五十一年）季春，延之于曲阜，复延沧岚刘君于潍，先后继之，设馆于署之水镜斋，晨夕矻矻，互相校讎，其撰述皆有根据……为卷凡十有二，就正于观察甘公，加以裁定，历三时而志始成。”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孔尚任

这次去莱州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一年春天，至迟是四月之前，因为府志卷十一曾载有孔尚任《四月遊海庙登台望海》一诗。《长留集》选有此诗，但无“四月”二字。季春到冬十月府志告成，与“历三时而志始成”正相合。府志纂修完毕，孔尚任离去。因此《孔尚任年谱》谓孔尚任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秋“移出郡署，寓考院，旋归曲阜”，实误。原因是陈谦在府志未杀青之前，已接调离莱州令，孔尚任在东莱写的《水镜斋记》已经提到：“未几，太守报迁，谢政在署”，而当时“纂事未完，矻矻东馆”，直到十月府志纂毕，陈谦方才离去。孔尚任与继任莱州知府杨懋发素昧平生，断不会在莱州迁延一年，才回到曲阜。何况年谱引以为据的《移出莱署东斋诗以别之》之二所云：“满屋牢愁今解脱，半年归梦此绵缠。临行扫壁题还住，未必诗名动后贤”，明明是说半年归梦。设若康熙五十二年秋离去，断不会“半年”云云。

正是这篇《水镜斋记》，还告诉我们这是孔尚任第二次东莱之行。一年前（康熙五十年）他因有登州观海之行，路过东莱，结识了陈谦，相谈五天离去。（详见此《记》全文）。

使我更为欣喜的是康熙刻本《莱州府志》所载孔尚任诗文，多有不见于《孔尚任诗文集》，对于研究孔尚任晚年的思想创作，很有用处，现将《孔尚任诗文集》所未收入者抄录如下：

瑞莲亭太守陈谦招饮

簇簇新亭续旧遊，瑞莲逸事不须搜。
微风吹过绿波去，万朵红蕖总并头。

半锁红桥隔世踪，画屏围著水芙蓉。
香随酒气临风吸，无限清凉注客胸。

荷正开时客乍同，清晨微雨午时风。
浓香扑鼻侵衣袂，似坐黄鬚纷瓣中。

农忙雨后政多闲，日载行厨消夏湾。
绕郭荷花他郡有，难逢贤守是香山。

**同太守陈谦郡丞靳治荆过甘观察
国璧署内步韵**

淹留不为顾怜伦，难得华筵礼数真。
压倒庾楼看月客，凑成韩座赏花人。
清风处处常盈袖，佳稿年年欲等身。
垂老追陪歌舞处，也添诗话一番新。

甘观察署中百可亭晚坐

爱客如公少，看花应许频。
绿荫宜野老，白发谬词人。
画意亭台爽，童音曲调真。
朱门深绝处，便是武陵春。

高筵开幕府，劝饮不辞频。
堂是听莺处，官多和韵人。
因花张烛早，待漏赏歌真。
醉别雕阑畔，犹怜婪尾春。

午日莱署覆花亭节宴有感

离骚读破老年华，又把蒲觞宴郡衙。
亭覆浓荫风尚冷，帘垂长夏日难斜。
将雏紫燕惊心语，照眼红榴溅泪花。
多少新愁无遣处，孟尝恩重亦思家。

水镜斋北窗临池晚饮

北窗苔砌晚多幽，水泻池阑作瀑流。
荷叶捲珠才过雨，蓼花吐穗略通秋。
时人阅尽收青眼，往事题来点白头。
惟有月明能缱绻，樽前客兴似登楼。

——以上见《莱州府志》卷十一《艺文·诗》

水镜斋记

太守陈公谦治东莱四年，云亭山人将观海于登，路出东莱，易衣冠谒之，相见说平生甚欢。遂扫西斋留宿，斋名水镜，太守所筑也。曲室爽朗，几榻隐囊，茗香之具，悉如江南。槛外又多花药，新凿一池在北窗外，汲清泉灌之，潺湲有声，种藕数本，小叶出田田，鱼游叶旁，尾可数。山人乐之，与太守坐对五日别去。噫，天下之最闲者莫山人，若援止而止，宜也。以太守之忙而能屏诸事坐对五日，其为政殆未可量已。山人归，每与山友论

贤太守，必屈指陈公。友询其政，山人曰：“能扫水镜斋，与山人对坐。”友曰：“是即为贤太守乎？”山人曰：“古称登高作赋可为大夫者，别其雅俗优劣耳。雅者闲，优者闲，凡俗与劣者必忙者也。夫俗劣之忙，公乎？私乎？义乎？利乎？可以知为政之本矣。昔胶西盖公治黄老言，曹参迎至，避正寝居之，用其学相齐，而齐大治。盖胶西盖公以无事处事，得为政之本者也。今太守能扫水镜斋与山人对坐，虽非曹参学黄老之比，而以无事处事心则同也”。次年山人再来，太守待之逾昔，下榻东馆，委以纂事，足不出闕者尝旬日。每风景晴佳，则招过水镜斋饮以酒，快谈天下古今事。或散步窗槛外，绕观池水，见花药益茂，荷益盛，鱼益长，又以白石砌池，多岛屿浮梁，皆如海洲，何太守之闲若此欤！未几，太守报迁，谢政在署，常科头著袜鞋，负手斋池间，视青天，思白云，澹然无事如世外人。而山人者，犹以纂事未竟，矻矻东馆，不得数以遊。乃知忙闲何常，惟人自取，况公私义利之间乎。观太守之为政，非水与镜者不能形其澹然无事之趣也，以之名斋善矣。或曰：“止水明镜”为太守听讼颂也，此则俗学训诂之语，何足入记。

游东莱景物记

海

北海，环掖、濰、昌邑三境，东枕三山岛，西抱芙蓉岛，晴空远望，翠涛金波，直粘天际。近其岸则潮头卷雪，漫漫白沙而已。海庙一区，朝宗之府也。殿阁层起，金碧掩映，残碑枯树，数百年物也。四壁画图，两廊脱塑，皆出前代名手；百灵秘怪，幻貌奇形，千态百变，不可思议。后有观海台，叠磴九级，高出云表；下临海面，青苍极目，岛屿商舶，但墨点如豆耳。所谓泱泱大观，海空天阔也。

南海，环胶州、即墨二境，盘薄于二劳、鳌山之麓，高岸曲港，委折不齐。诸岛如青黛浮螺，出没云岚浦溆间，海舶往来，风樯蔽日。信宿千里，可达淮阴。而桴槎网罟，渔村烟火，自三月至五月，为海岸一大都会，顾武、董湾为尤盛。沿海砂碛之内，斥卤不毛，盐灶星列，白烟缕缕，飘飏海岸，亦旷览者所必历也。

山

大基山，卓然一峰，矗郡之东南，中有道士谷，蔚然深秀。其轩而翥者曰凤翅山，澄可鉴者曰圣水池。前为朱阳台，后为玄武崖，灵虚宫则倚山之阴，白云庵、青岛岭则夹其旁，四面如城，一屏翠展。远近之山，曰福禄、曰牛星、曰雌雄、曰岗山、曰逍遥、曰马鞍。内外之洞，曰珍珠、曰神仙，皆附丽此山以成形胜者。远望琳宇嵯峨，桧柏苍郁，则先天观也。学仙之窟，宅于中泉，石出响花竹秀，处处可憩，而悬崖密窦中流出掖水，西绕郡城，溯流寻源，则八山之路也。

伏游山，接岗连阜，当郡西驿路之旁，地名杲村。乱石嵒岬，文质黑白，纵横若浪涌云蒸。山下一涧，潺湲细流，可引为池陂，以种菱荷，真天然园亭也，过客莫不驻览。

寒同山，一名神山。多天然洞窦，遊展难穷，亦掖水所出也。有峻峰特出，为文笔峰，土人称为笔架山，魏郑道昭学仙处。其深峦绝壁，间多镌仙人名字，大如盘盎，仿佛可识者凡十六人，道昭亦在焉。好事者搜寻其字，必数人分记，方可全得；若一人独寻，虽竟日探求，终难全记。亦异事。

大泽山，距郡城东南七十里。遊山之路皆深林丛薄，阴森蔽翳，软沙乱水，曲折而入。至岭断谷迷，又生异境。渐及山腰，绝壁莫登，道旁有楼子石，檐楹覆砌，状如楼台。东转有山谷如门，蹶蹬而下，始入大泽之腹。四面犬牙交错，西南为金钢崮，西为飞来峰，东为宝案峰，东北为摩云顶，北为瑞云峰，大都群峰四合，俨若城埤；埤之外有郭，郭之外有郭，郭之外有垆有

郊。层峦叠嶂，凹凸承接；石皆细润奇古，结为形象，如点染捏塑也。再入山口，松林与水石争隙，覆地拂天，无非苍苍之色、珊珊之韵也。山之正位为佛寺，规模壮丽。寺之左腋有邀月台。南达东岩之隧中为白虎谿，谿上为望莲台。再上殿而行，松队中有蟾石，蹒跚欲坠。其前后诸石，游者以意名之，所谓狮子、香积、天耳、天眼，莫不酷肖。迤迤而北为天池，水注石盂中，泓澄可饮。又上度石梁，登飞来峰顶，乃大泽之最高处。仰观瑞云峰，犹在万仞之上，云烟松石，苍翠晃日。峰下有仙人桥，桥底阴壑森森，石齿林林，胆怯者不敢度，故至瑞云峰者绝少也。转向东北，得圣壤，多嘉树，幽鸟日照，庵结其处。庵后涌泉，甘冽宜茶。前后皆大松，虽庵宇萧条而松阴不改也。

天柱山，与大泽相连，峻峭巉岩，不可攀扪。昏晓青苍之色，遥摄海气。山之西麓有劈石山，东壁一石龕，刻浮图像；西壁则郑道昭父子所勒铭，称其孤峰。秀峙高冠，星悬万仞，峻极霞亭，据日开月，丽景流精。又云叙岭盖天，层峰隐日，寻十洲于掌上，总六合挖眼也。

大珠山，南距胶州百二十里。《通志》谓古齐长城自大珠起，非也。盖齐筑长城，以防楚寇，起自济西，东逾泰山，亘穆陵关，直至大珠山滨海而绝。大珠又名玉泉山，壁立千寻，势压群峰。山椒有石门，迸出涌泉，喷泻涧谷，名曰玉泉。泉上梵宫琳宇，创自金、元。山之阳，又有麻衣庵，叠石为宝，古多仙迹。转而东有狮子峰，乱石砢砢，与石门相对。奇秀深幽，游履莫穷，海滨名峙也。小珠山距大珠山二十里，高插天际，雨气浓郁，常多岚带。南有朝阳寺。东侧峭壁之下，突出清泉，甘香滑齿，试茶者品为第一。

胶山，在胶州西南，胶水所自出，俗呼为铁橛山，山形矗兀，秀出云表。极顶一泉，吐自石罅，涓涓滴沥，苔藓青葱。上有滴水岩，飞瀑溅扑，清响冷然，坐其下者六月忘暑。

松山，与胶山相连，壁陡峰绝，苍翠若抹。山麓有碧云庵、

岁寒亭。万松郁茂，涛声清冷。

不其山，谷深树密，宅幽势阻，郑康成读书于此，遗址旁尚有书带草。

劳山有二：其高大者曰大劳；差小者曰小劳。二山相连，皆名鳌山，距即墨滨海之境约六十里。东、西、南跨据大海，形势延亘，俨若城雉。峰起若堞，纵横崇卑，直突旁拥凡五百余里。所云高二十五里、周八十里者，指山之中体而言，其股臂盖亦多矣。山之奇峰峻岭，诡石崩崖，曲掩绝壑，幽谷深岩，不能名状。栖禅炼真，灵异之迹，不可指陈。土人谓峰为崮，故山多崮名。游者出邑东郭，行三十里，由三标山达海上，从蒿莽中起一峰，曰鹤山。松石错郁，即难攀陟。中有道宫曰通真庵，后有洞有石室，皆丘长春书名，乃山之东麓也。其西南诸峰，插天挺汉，剑戟森然。行二十里，多长松怪石。至狮子岩，下有台宇，乃宋太平宫也。两石结架如户，出其上登峰顶可看日出。从宫之南渡飞仙桥，有白龙、老君、华阳诸洞，绿海滩乱石间行，历翻眼岭下临不测，至恶水河则入海涛中矣。转从蛟龙嘴、歇肚石、黑松林，皆山腹处极险不可到，望下清宫真瞪目耳。从黄水滩西北转入山中，凡三十里始有人居。由山径历黄山崮、黑山崮、观音庵，俱矗起数十百仞，奇形难状。又三十里，八辟岫间有北峰峻极，山半隐隐有台殿，僧乘木阶乃援升。上有明霞洞，堂厦户牖，爽峭宜居。左有佛宇僧庐，上登石门数百级，绝壁巉峭，视苍海与天浮动。壁下有草庵，老僧坐定其中。下过石瓠涛、凉甸、聚宝峰三里，小峰下有道院，乃宋所建上清宫也。宫旁一石洞，跨朝真、迎仙二桥，桥侧石镌字，丘长春诗也。由宝珠山入水河十五里，登天门，山极峻险，石多奇形，如仙队出游者。更有二峰天然，石门上逼云际，下临沧海，谓之南天门，亦丘长春书。从天门南下又历数十峰，每峰势压天半，仰望莫及。降至山麓，濒于海者曰韩基，一道院，名聚仙宫，碑勒元学士张起岩记。复西北入山，循渰牛涧、砖塔岭、僧帽石、大风口、三里

河、小风口、瘦龙岭、清凉寺、仙迹桥、金刚崮二十里，至巨峰，峰高而奇，形状百出。自下望之数十百仞，崖穷径绝，两石劈处，小通一窍，僧乘木梯可援而上。由壁中行转入茅庵，皤皤明洁，有佛殿曰灵鹫庵。构壁隙上西北峰，直出其后，东南海色，映彻檐宇，滇茶牡丹，异花奇草，种蒲岩谷下有故道十五里出海滨。循山麓西南行平地四十里，至华楼山下，过蓝侍郎墓侧，缘涧仄径而陟华楼之颠。乔松偃蹇，生石隙中。深入数里，有万寿宫、老君殿、翠屏岩，多金、元人道壁；从王乔崮至凌烟崮、高架崮，多羽人楼居。又从金液泉、夕阳涧、石门山过清风岭，登华表峰、聚仙宫，高数十仞，挺拔奇秀，华楼之高峰也。下华楼山抵即墨四十里，若五龙岭、下清宫、黄石宫，皆不易至。海中诸岛，东有大管、小管、东门、沧州；南有鲍鱼、老公、东屋、大古、小古，浮岛皆登陟可望者也。

鹤山，乃二劳之支峰也，在上苑之北，天柱之东。大洋直冲其足，巖石峙立，如曲项之拥膝，矫羽之翔云，所谓羽衣仙禽也。上有石楼盘礴，登之则坦然，平台可坐，而眺万里海岛，悉在目前，方丈蓬壶者，即此是也。又有狮峰，居苑之颠，状肖狮形，下踞海岸，潮汐澎湃，皆在足底。每半夜黑沉，旭暉乍晃，万顷汪洋，悉变赤金；巨轮渐升，接地连天，一突一撞，变形百出，瞬息脱蒂，宝曜亭亭，观之者神移目眩，较泰岱之日观峰尤为快睹也。

崮

华楼崮，在即墨县南四十里、即华楼山也。因山巅高耸，可以避世故名。华楼崮秀骨层叠，天然楼阁，虽在劳山之傍，而别有十二景：曰近仙岬，有石如亭，在华楼之腰；曰清风岭，在华楼之前；曰王乔崮，在华楼之后；曰聚仙台，在华楼之左；曰翠屏岩，在华楼之右。玉皇洞上平展若屏曰仙岩。在翠屏岩之上曰玉皇洞；在屏翠岩之下，石肖群仙曰凌烟崮。崮与王乔崮并列，峭拔壁立，上有曲径，攀跻甚难。上有刘使臣云崮子墓，盖羽化

于此也。曰玉女峰，在凌烟崮上，山中旧有仙祠九区，此其一也。华楼虽附丽于劳山，实为二劳之绝胜处。附黄石望巨峰，左连三标，右引石门；直接沧海，横达平莽；高出云霞之上，千峰万壑；远近俱仰，晴雨皆宜，善画之士不能摹其分毫也。

洞

神山洞，在寒同山。洞有七：曰虚清、曰三清、曰五祖、曰六真、曰长生、曰披云、曰灵官，皆幽邃奥窈。镌琢石像凡四十有九，须眉冠裳，俨若生成。山阴有姑姑洞，亦奉石像。

虎穴洞，在大泽山，时有云霞封之，莫觅其处。

桃花洞，又名桃源洞，在平度州，与固山相通。洞中举火，故山出烟。

黄山洞，在即墨县南三十里华楼之北，四面皆山，王乔、凌烟诸崮，列如屏障。万松一径，上达石棚，且入且升。至岩之隈，一洞敞开，喷泉隔阻，有仙书黄石洞三字。四壁多古今题咏，真仙灵之窟宅也，传为黄石公所栖止。

天根月窟洞，在昌邑古城西。岩上日月穿射，闪闪烁烁，有越罗蜀锦之状，世谓奇观。

台

燕台，在郡城东北二里，土垆如山。南燕慕容德以掖为青州治，尝登此以观海。明嘉靖五年副使冯世雍建亭其上曰海山亭，有毛纪碑记，久圯，今太守陈谦重构一新。

三山台，在海岸三山之上，可望蓬莱，瀛洲、方丈三岛。相传汉武帝尝登之，建三山亭，旧址尚存。

观海台，在郡城西北、海神庙后。阶级九层，下俯溟渤，远近岛屿，悉在指顾间。台上一亭，规模壮伟，题曰浮天浴日。

仙人台，在平度州东北五十里青山下。其台四壁劂绝，尘跡罕到。常有人嬉啸于上，疑为仙游，或云公沙宿成仙于此。

起仙台，在即墨县南七十里。台上缥缈多雾，土人见道士登此乘云而去。

聚仙台，在即墨县南八十里，相传八仙过海围棋于此。台上有白石分布，坚莹异常，为仙人坐次。每春风早吹，台草先绿，又谓之先春台，邑人多游眺焉。

池

瑞莲池，在郡城西南城下，遍种荷花，红白数顷，忽开并蒂。前郡守龙文明构瑞莲亭，久圯。柴望重修。今太守陈谦扩其規制，宏敞爽朗，为纳凉燕息之地，过客多题咏。

红莲池，在平度州金泉山南三里。发源麻溪，南汇于此。池中有红莲，枯也多年，旧根重发，较昔更茂，人以为瑞。

注仙池，在昌邑县南五十里，石崖巉岩，水出崖口。相传仙人刘长生过此，偶渴求饮，以杖撞崖，水随杖出，汇为此池。

仙姑池，在昌邑县四十里石白山西坡，传为麻姑合药之地。麻姑母，家北孟河；每大旱，北孟人即淘此池，视水深浅，计日而雨。其池人浴皮肿，牛饮口肿，甚灵异。

龙池，在昌邑东山上，有龙王祠，旱祷必应。

天井龙池，在即墨劳山之巔。周匝十余里，上通潢池，盘旋俯窥，莫测其际。传有龙伏其中，腥霖常洒洒也。

芙蓉池，在昌邑西南二十里。有高台巍然，临于池上。《郡志》云都昌地名芙蓉池，七十二城之一也。池有红白莲及菱黄之属，鱼虾甚伙。

汲清池，在府署后圃中。旧有小亭，花木四围，亦多幽趣。康熙四十七年海宁陈谦来为郡守，时和年丰，公余多暇，乃率家童葺废剔荒，又僻地于西北隅，凿为小池。周可数十弓，砌以白石，长如圭形，深掘逾丈，苦无涓水。其西一智井，忽而涌泉甚盛，渐高于池，遂汲以灌之，一泓清碧，种荷养鱼。又于墙隙得玲珑海石数十块，叠之池中，立为三山，横为仙桥。池北又筑小山，石具狮蹲犀眠之状。东岸周以朱栏，可坐可凭。西崖多种杨柳、芙蓉，曲径回绕。池之南构书屋二间，名曰水镜斋。几榻琴篋，楚楚精洁，春夏浓阴，禽鸣蝉噪，而泉声清冷，若翠筑之相

如。旧亭之额题为十洲小景，真不虚也。

围

遇仙围，在昌邑李将军旧宅。仙人刘长生游此，取瓜皮题石，曰遇仙围，字迹滑腻如印泥画沙，日久不磨。

坡

荆坡，又名紫金山，在平度州北七里，秀色环绕，州之屏障也。郡人茔墓多依脉于此，旧有梅花数树，春初即绽，人以为异之。

石

堕星石，在郡城北七十里，平地一石，凝结如矿，传为落星所化。

劈石，在天柱山西麓。大石中断，可通人行，名劈石口，五丁之所开也。石左右刻天柱山铭及浮屠像。

楼子石，在大泽山坳，屹立若楼，栋宇皆整。下有洞如屋，神仙奕棋之所。

海眼石，在平度州北四十里，一石挺立，下有海眼。

虾蟆石，在昌邑城北三里洼水中，石类虾蟆，秋水益涨，石随高下。

盞石，在郡城北五十里。北邻大海，有盘石方圆五步，上有窪罇形，相传古帝凿盞以盛酒，醢祭石神者。

木

圆槐，在昌邑西北瓦城村孙膑庙中。古槐二株，老干盘曲，枯枝俯乘，千旋百结，有游龙之势。俗传孙子擒龙晒袍其上。

汉柏，在高密郑公祠内，公手植也。千有余岁，老干鳞皴，俨肖虬龙，今为势家所伐。

双柏二株，在潍县王姓墓前，植于宋元祐间。北株高数丈，下阔而上收；南株少逊，上阔而下收。其大皆二十余围，枝干勃郁，作龙凤状，叶实清馥，异于他柏。枝上尝生黄芝，灿灿满树，卷簇如花，潍人传为柏开花或数年一见，或十余年一见，见

则主人有科举之祥，诗人郭知逊为作《二松行》。

双杨，在潍县西北于氏茔中，传多金、元时物，盖立茔时栽也。直干于霄，虬枝翳日，每大雨则雷电旋绕其中，传以为神物。今一枯一存，邑人陈调元有《神杨》诗。

双松，在平度州宁冢上，奇古莫能状。

豹竹，在平度州两髻山之云台观。产竹成林，有一老竹，屈枝龙钟，翠叶攒簇，形如伏豹。其孙竹渐老，皆肖此状。

书带草，生不其山郑玄教授之地。草叶如薤，长尺许，坚韧异常，隆冬亦青，移取下山种之他所，则不茂。

直棘，在潍县东南钓台畔。棘刺皆直，传为太公钓钩所化，云太公避地，意不在鱼也。

景

掖县八景：曰寒同仙洞，曰大基名泉，曰海神画壁，曰圣水丹霞，曰三山望潮，曰燕阜观射，曰幸台古字，曰杲村浪石。

平度八景：曰圣水浮金，曰门村漱玉，曰云台豹竹，曰宁冢双松，曰大泽晴云，曰采村烟柳，曰荆坡雪梅，曰金沟水藻。

昌邑八景，曰青峰凝翠，曰潍水环清，曰孙庙奇槐，曰仙园妙笔，曰麻池露香，曰震台月霁，曰西岩晨旭，曰东山晚照。

潍县十景：曰东园早春，曰孤山西照，曰南溪垂钓，曰麓台玩月，曰塔山观日，曰石桥漱玉，曰北楼闻钟，曰青杨晴眺，曰玉清烟晓，曰西山霁雪。

胶州八景：曰文庙松凤，曰双井神泉，曰庸生古庙，曰二女荒井，曰云溪晚钓，曰慈云晓钟，曰唐港秋潮，曰石桥夜笛。

高密八景：曰长陵春色，曰东蒲荷香，曰古城晚照，曰龙潭夜雨，曰晏冢穹碑，曰郑祠老柏，曰淮沙落雁，曰九穴栖鸳。

即墨八景：曰萃楼胜览，曰黄石仙迹，曰鹤山望海，曰狮峰观日，曰天井龙霖，曰灵山虎卫，曰天柱凌云，曰劳山晓望。

胶州续八景：曰珠岭飞云，曰胶河澄月，曰石耳献奇，曰天泽照应，曰柏栏忠义，曰介城古迹，曰铁橛樵歌，曰麻湾渔乐。

胶州又续八景：曰陇树春云，曰山城晚照，曰莲塘横晓，曰柳径含凤，曰溟峰吐月，曰石漱秋吟，曰古墓寒烟，曰遥村霁雪。

——以上见《莱州府志》卷十一《艺文·记》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方扶南谬改少作辨

为《季长吉诗集》作批注的方世举，字扶南，晚号息翁，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五。有《春及堂诗钞》四卷行世。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桐城吴某告予曰：‘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可称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已举牵强。晚年又改云：‘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又云：“扶南与方敏恪公为族兄，敏恪寄信，苦劝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从。方知存几句好诗，亦须福分。”此记不确。

查《春及堂诗钞》卷二，有《周公瑾墓》诗，其颌联为“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

袁枚所说“方敏恪公”，应为“方恪敏公”，即直隶总督方观承。观承于世举为族子，并非族兄。乾隆间刊《春及堂诗钞》，前有族子观承序云：“自定稿断自甲辰以后，少作无一入者，先生歿后取是集刻之。”甲辰为雍正二年，扶南年已六十。此集所收为扶南去世前二十五年之作，且为自定诗稿，不收少作，集中《周公瑾墓》诗无改动痕迹。袁枚所说方扶南三改少作《周瑜墓》诗之说，应属道听途说，殊不足信。

· 萧 韵 ·